

IANADALIANBANGSHIRENSHIXUAN

冯建文 ■ 译

加拿大
联邦诗人
诗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冯建文■译



加拿大 联邦诗人 诗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

冯建文 译

责任编辑 宋庭亮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81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5-03571-9/I·494

定价:7.10元

译者前言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标志着加拿大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家的独立引起民族意识的高涨,百业待兴,文学也走向了一个繁荣时期,其代表便是联邦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联邦诗人最初是指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在联邦初建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四位诗人:查尔斯·乔治·道格拉斯·罗伯茨、阿奇博尔德·兰普曼、布利斯·卡曼和邓肯·坎贝尔·斯科特。后来又把联邦建立前后进行诗歌创作的几位重要诗人也包括到联邦诗人的行列中,如伊莎贝拉·瓦伦希·克劳福德、乔治·弗雷德里克·卡梅伦、威廉·亨利·德拉蒙德、威廉·威尔弗雷德·坎贝尔、弗雷德里克·乔治·斯科特以及波林·约翰逊。再后来又发现几位更早些的诗坛前辈,如查尔斯·赫维塞奇、亚历山大·麦克拉克伦、查尔斯·桑斯特以及查尔斯·梅尔,对后来联邦诗人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便索性也将他们包括到联邦诗人

中来。这样,联邦诗人及其诗歌就泛指 19 世纪下半叶加拿大英语诗歌的整个运动过程。

文学史上一致认为罗伯茨、兰普曼、卡曼和邓肯·坎贝尔·斯科特是联邦诗人的杰出代表,也是加国诗坛上的优秀诗人。其他联邦诗人的创作和成就各有千秋,不过随着加拿大早期文学日益受到重视,整个联邦诗人的诗歌都有待于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比如女诗人克劳福德生前几无诗名,直到 20 世纪初和 70 年代出现了两次重新研究这位女作家的“克劳福德热”后,加拿大这才意识到失去了一位有望和美国 19 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齐名的大诗才。这是发掘文学遗产时常有的现象,尤其是一笔历来未曾受到足够重视的文学遗产。

联邦诗人的诗歌创作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但已不是对宗主国文学或强邻文学的单纯模仿。诚然,联邦诗人中没有像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那样的文学巨匠,但联邦诗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国家及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化进诗行之中,抒发加拿大人的情怀,寄托加拿大人的个性与精神,任何时候都足以在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正是联邦诗人及其诗歌的写照。

联邦诗人的诗歌大体可分为政治诗、自然诗、其他抒情诗和叙事诗四类，其中以自然诗数量最多，成就最大。政治诗早在联邦成立之前就发展起来，麦克拉克伦继承彭斯之风，关心民间疾苦（《我们住在摇晃的房里》），还把彭斯“我心在高原”的眷恋故土之情移到加拿大这片“人人自由”、能劳动致富的新天地中（《年轻的加拿大》），在唤醒加拿大人的独立意识和爱国情绪的过程中有着先驱作用。桑斯特的《布罗克》歌颂保家卫国的上加拿大英雄，他的豪情壮志对后世极具鼓舞作用。罗伯茨激情澎湃，在《加拿大》和《加拿大立国颂》中直抒胸臆，“从灰白坚硬的劳伦琴山脉到西部边陲的巍峨群峰”把整个加拿大从沉睡中唤醒，从此这个“有巨人般身躯的众国里的后辈”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罗伯茨的诗句也成了加拿大立国的号角。

兰普曼思想深沉敏锐，其政治诗更关心现实问题。他批评政客“把真理只当做发疯时的玩物，/或一只通向丁点权势的悬梯”（《当今政客》），在靠武力横行天下的时代过去后，金钱主宰着一切，信仰、亲情、真理、人的神圣权利都可以置之不顾。富人聚敛财富，不顾缺食少穿的芸芸众生，引得诗人对世上这“无数碎心人”深为关切，并不无忧虑地指出这样发展下去，穷人“愤愤生不满，悲哀加仇恨”，走投无路

就会造成动乱，“这一切都源自你那堆不义之财”（《致百万富翁》）。兰普曼在《末日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End of Things, 1900）中甚至预言技术发达会造成未来社会的阴森黑暗，真可谓有先见之明。沉思冥想使兰普曼异常敏感，他在夏的辉煌里看出“半喜半忧的微笑”（《九月》），甚至夜阑时于无声处听见人间疾苦：

我不知道听见的是什麼，
我低下头侧耳再听，
我无法把它从耳边驱去，
那分明是夜里的哭声。

（《夜阑时》）

诗人对现实的关切已到忧心如焚的程度。

联邦初建时期有许多颂独立、倡爱国的诗章，大部分为应时附会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去了魅力，惟有一腔真情的罗伯茨和想思深邃的兰普曼至今仍以其政治诗为人称道。联邦诗人的政治诗因国家独立而兴起，但加拿大走着一条和平独立、稳定发展的历史道路，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产生出气势磅礴的政治诗来，所以联邦诗人的重心很快就移向了自然诗。

联邦诗人中没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多数都是生长在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少数也是生活在中小城镇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大自然为其创作的主要题材。这除了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之外，尚有一些与加拿大国情相关的具体原因。首先是联邦诗人注意到加拿大与宗主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大湖浩瀚，林木森森，平野无际，雪原皑皑，红枫叶，北极光——无一不是诗人捕捉灵感、抒发情怀的好素材，歌咏它们便是歌咏自己的国家。加拿大逐渐为世人所了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化进联邦诗人优美诗行中的加拿大独特迷人的自然风光。在罗伯茨的碗豆坡上，在兰普曼的葡萄园里，在克劳福德流连忘返的睡莲丛中，在弗雷德里克·乔治·斯科特的无名湖畔，我们不但欣赏了加拿大的独特美景，也体会到诗人对大自然的由衷喜爱。更有甚者，坎贝尔终于等来湖区猛入冬的时刻，竟然

当夜我血管里感到了冬，
冰雪情喜得我心开花，
醒来只听见北国振巨琴，
直弹得山野丛林远远近近，

雪莽莽扑天盖地而下。

(《湖区猛入冬》)

这也许是加拿大人对大自然独有的感情。

厌倦城市、回归自然似乎是古往今来自然诗的共同特征，联邦诗人自不例外，而且在城市化方兴未艾之日就看出城市与自然的矛盾。麦克拉克伦历数城市的喧嚣与罪恶，发出“还是到绿树丛中来”的号召，认为在城市里“心已饱受压迫”，只有“去荒野才会解放”(《到绿树丛中来》)。坎贝尔托语海鸥，号召“远离俗世人间”，到“碧水似长天”的湖边去，“把烦恼弃在身后，/大自然中无忧愁”(《飞行中的海鸥》)。兰普曼甚至在“城市的大门”内外感受到人生的重大区别，在城里听到的是“压在众生郁闷的胸口”上的教堂祈祷声，感叹“人生似乎果真不幸”；“走出城市的大门”，“置身在青草红花中，/躺在大地安祥的怀里”，“人生这才似乎美丽”(《人生与自然》)。

然而加拿大的大自然也有严酷的一面，在拓荒时代也许比任何国家都严酷，这也是加拿大独特的国情。梅尔在《冬》一诗中就淋漓尽致地对比了冬日的欢乐和自然环境的恶劣，特别是

当大松树折断发出巨响，

冰破裂呜咽悲鸣；
当不幸的流浪汉孤寂凄凉，
冻僵在山谷树丛；
当衣衫褴褛的母亲没有棉被
包住孩子免遭冬天的狂风；
当牛奶冻在了奶瓶之内，
乞丐抖索索躲在柴草中——

不得不令人心惊。在酷热的熔炉中“思绪变得清晰敏锐”的兰普曼，对加拿大的自然景象做出了“不总是严酷，也不总是可爱”的理性总结（《酷热》）。坎贝尔写湖畔美景的同时，提醒学童注意“远岬下冬天里有巨大的浮冰”，甚至以“一张淹死的脸永远仰望”这么恐怖的意象示警（《湖畔之晨》）。至于德拉蒙德的《朱利·普朗特号沉船记》，则是加拿大早期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联邦诗人的自然诗中即使是最乐观的篇章也充满着寂静孤远的韵味，像“雁叫声里深藏一股凛凛威严”（罗伯茨《雁北飞》）的神秘感也是随处可见的。

大自然不论多么险恶，总归要和人发生关系，这就引出联邦诗人自然诗中一些精彩的神韵：一、人与自然融合一体；二、借自然景物诗化人格，寄托精神；三、对待自然的理性态度。

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代表诗篇当推罗伯茨的《孤独的伐木人》。冬天将至，伐木人和往年一样进山伐木，“伴着落日蜷伏而卧，/随着泛红的霜晨起身”，看到的是青苔绿枝、林间鼠鸟，听到的是鹿鸣蜂嗡、伐木丁丁，整整一冬独自一人，没有欢乐，没有交流，甚至连自言自语也不曾有过。这便是典型的加拿大自然——风光迷人，却使生存环境孤寂艰苦，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加拿大人的独特性格：

屋檐下风来来去去，
他又潮又冷夜夜凄苦，
大地教会他默默忍耐，
伐木人甘与落叶为伍。

大地无言，落叶无悔，人与自然在共同的沉默中融合，罗伯茨的诗句成了加拿大国民精神的象征。

平稳的历史进程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加拿大人的性格趋于冲淡平和、超然洒脱，联邦诗人往往通过脆弱微小的自然景物诗化这种性格，达到小中见大、弱里显强的艺术效果。桑斯特在《林中诗之七》中感叹林中的种子生发、成长、衰朽全在林中，“生生死死难了却这林中尘缘”，但每一次“烂在坟中”，都在“为新的生命育出花和果”，服从自然之道，又赋之以积

极的人格意义。卡曼在《风中小花》中自喻一朵小花，遭风吹雨打后伤痕累累，却也心平气静，“风也不过是风而已，/破碎的我就乘风飘零”，无可奈何中也自得安慰，并不消沉。在《阴森黄花地》中又自比“一株闲散的小草”，面对“人间谓之死”的秋去冬来的变化毫无惧色，“多脆弱，多勇敢”，显示出超然洒脱的心态，反映着加拿大人的精神，对后世加国诗人进一步从弱小意象中寻找大人格和大精神深有影响。

加拿大人总以服从的态度对待自然之道，并且形成文学上的特色，其中定有理性的思考。联邦诗人中数兰普曼深沉多思，常以哲理入诗，也正是在他的《冬将至》一诗中，我们领略到一种独特的情理交融：严酷的冬天将至，“杀了爱，/杀了梦，/杀了美好的天地”，令人顿生愤恨之情，然而这是必然之道，你如怨如诉也好，满怀哀痛也罢，都难以改变自然规律，于是诗人规劝道：

哦，准备好你的胸和悲哀的唇，
迎接飞雪冰凉的吻。

这便是以爱心对待大自然的理性态度，加拿大人接受了这种理性，特别是接受了这种对待死亡的安然态度，以致后世文学中不断出现以理性精神正确对

待死亡的形象,从而形成加拿大文学中的一个重大主题。

联邦诗人的其他抒情诗主要是宗教诗与爱情诗两类。联邦时期多宗教诗的一个原因是联邦诗人中有些人本人就是牧师,有些出身于牧师家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诗也能寄托理想和人格。弗雷德里克·乔治·斯科特在《耶稣受难图》中用同耶稣问答的形式,表达出一种彻底殉道的精神:心已破碎,还须再扎进矛头。这既是一种宗教精神,更是一种人格,苦上加苦,难上加难,且甘心忍受,方为本色。卡曼在大自然中追寻上帝,在一朵红似火的百合中,在一只孤鸟的鸣叫中,在拂脸而过的树叶里,甚至在夕阳最后的一闪中,“拉住了上帝灿烂的锦袍”(《追寻》),诗人顿悟,大自然中到处都有上帝创造的美,那么上帝就在自己的心灵中,可算是有创见的宗教诗。

联邦诗人的爱情诗多忧伤咏叹之调,恋人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离开故乡,留给守在故土上的那一位永久的思念。那时交通不便,恋人天各一方,山隔海阻,相会无期,思念之情更为哀婉深沉,往往欲说还休,于暮岁之时“默默承受着一桩往事一滴泪”(罗伯茨《苍苍山崖茫茫海》)。也正是深情思使联邦诗人的爱情诗在构思和意象上多有创造。

弗雷德里克·乔治·斯科特在《疏》一诗中把思念固定在海边一团曾“围住你和我”的冷冷白雾中，记忆中的这团白雾不散去，围在其中的恋人就永不疏分，尽管实际上天涯相隔——构思可谓奇巧。卡曼在《格朗普雷落潮》中创造出少年恋情无比优美的意象，成为爱情诗中的杰作：

是一年前还是恍若隔世？

可记得我俩去拔青草，
捉住了低飞的夏季，
贴着草地起伏的波涛，
两双手紧紧把夏捧牢。

后来劳燕分飞，留在家乡的那一位天天望着落潮追忆。加拿大人认为他们有世界一流的爱情诗，看来并非虚言。

加拿大文学中素有叙事诗的传统，联邦诗人笔下也不乏叙事诗佳作，而且叙事诗以加拿大本土角色为主也始于联邦诗人。这些叙事诗中有长篇巨作，如麦克拉克伦的《移民记》(The Emigrant)、克劳福德的《马尔科姆的凯蒂》(Malcolm's Katie)，也有以叙事诗框架来写景抒情的作品，如桑斯特的《圣劳伦斯河与萨格奈河》(The St. Lawrence and the

Saguenay)。克劳福德的一些自然诗也带有叙事寓言的色彩,如《真与假》和《黑牡鹿》。叙事民谣在加拿大诗歌中也是一大传统,邓肯·坎贝尔·斯科特的《阿尔的风笛手》(The Piper of Arll)和德拉蒙德的《朱利·普朗特号沉船记》都是代表作品。到波林·约翰逊的《奥吉斯图》和邓肯·坎贝尔·斯科特的《被遗弃的人》时,叙事诗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类似小说的情节和冲突,形式也有了更新,如《被遗弃的人》就是无韵自由体。《被遗弃的人》被公认是加拿大叙事诗中的精品,全诗选择一位印第安妇女人生途中的两个关口,塑造出一个坚强勇敢、慈爱崇高的文学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巧妙调整诗行节奏,使之与内容完美相合。第一部分,母亲为了儿子的生存,撕下自己腿上的肉作饵钓鱼,终得生还,诗行节奏短促有力,烘托出坚强无畏的形象;第二部分,母亲老迈年高,成了部落的包袱,被儿孙们弃在孤岛上,老人不悲不痛,无怨无悔,平静等死,诗行相应拉长,节奏舒缓,造出荡气回肠之效。这首诗的主题意义和艺术成就都不可低估,它标志着加拿大的叙事诗走向成熟,如同联邦诗人的诗标志着加拿大文学走向成熟一样。

联邦诗人的诗多数是对自然风光的客观描绘,

如同白描绘画一般，自成特色，其中不乏质朴自然、清新真切之作。也有以比喻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取胜的，如克劳福德的《莲中游》：蜻蜓掠水，比做打造出大大小小的金玉环，碧波是涂在造物手指上的香脂；森林是英俊的武士，浪花是美丽的少女，枝叶拂水如武士亲吻少女；连碧水蓝天处的一个小岛也像是造化神玉腰带上的一颗离串的珠儿。联邦诗人有时设比奇特，出人意外，如克劳福德在《三月》中，将三月比做大力神，将四月比做花神，大力神横冲直撞，没有锁链能将他锁住，只有花神姑娘织出花环为链，在三月四月相会之际，才能将大力神缚住，想象令人称奇。又如弗雷德里克·乔治·斯科特在《爱神的足迹》中将弯弯海岸比做爱神的弓，浪花是靶，一箭射中，使一位钟情人身不由己，天天海边漫步，留下的足迹犹如弯弯曲曲写在海滩上的 Love（爱）一词，构思和他《疏》中的那团白雾一样奇巧。奇特的比喻构思有利于创造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如兰普曼在《小草》中把破土而出的草瓣比做大地的无数眼睛抬动眼皮睁眼望春，波林·约翰逊在《沼地》中写云外夕阳照在沼地边上，如一个圆唇贴住沼地的四边亲吻，都不愧是诗中佳构。

联邦诗人的诗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有些诗明显有口号化的痕迹，自然诗中多数见景不见人，能寄托

人格与精神的诗毕竟嫌少，在追求宁静平和的同时缺乏浪漫主义诗歌应有的激情与想象。不过任何时候都应当让诗歌自己来说话，如果这本诗集和这篇前言能引起更多的人对加拿大联邦诗人及其诗歌感兴趣，选译者也就称心如愿了。